老子今見

陳登澥

點校説明

《老子今見》，民國陳登澥著，爲《七閩叢書》之一。

本書除對《老子》逐句注釋外，還有眉批。書前附《史記》老子本傳，書後列《老子大義》。注釋中一般引用《莊子》《列子》《呂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道家典籍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等史書中論述道家的部分來解釋和印證老子思想，也引用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禮記》等儒家經典和釋家觀點來與老子思想比較。在作者看來，《老子》的主要觀點有三：一是『自然』，二是『無爲』，三是『無爲而無不爲』。『一言以蔽五千言之要旨，曰自然是已。』受當時民主思潮影響，作者也認爲《道德經》是言治之書，『老子者，民主之治之所用也』。

本次點校底本爲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刊本。

《史記》本傳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于老子。老子曰：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，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：良賈深藏若虛；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，游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至關。《説文》曰：遂，亡也。言迺亡去至關。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：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或曰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，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邪？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老子今見

七閩陳登澥湖士述

一章

一章至三十七章爲上篇，唐玄宗謂之《道經》。

道可道，顔師古注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曰：道，言也。可道，可言也。非常道。高誘注《淮南·氾論訓》曰：常道言深隱幽冥，不可道也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可道之道，非爲常道。可名之名，非爲常名。蓋常道常名，不可思議，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之也。此《纓絡經》所謂言語道斷。上下篇五千餘言，皆衍此指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無欲故静，静則無爲，故曰以觀其妙。有欲故動，動必有復，故曰以觀其徼。十六章曰萬物竝作，吾以觀復是也。司馬温公、王荆公竝於無字有字絶句，必不可從。三十四章曰：常無欲，可名于小。此無欲二字連文之證也。俞樾曰：若以無欲有欲連讀，既有欲矣，豈得謂之玄乎？不知玄指始母而言，非指有無而言。王弼注曰：兩者，始與母也，知其解矣。此兩者同。句出而異名。同，讀，謂之玄。此即五十六章所謂玄同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所由出也，故曰衆妙之門。

老氏謂之道，孔氏謂之元，釋氏謂之法。文殊師利歎曰：善哉善哉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（見《維摩經》）蓋與此同。《關尹子·一字篇》曰：非有道不可道，不可道卽道；非有道不可思，不可思卽道。蓋本於此。《漢書·張敞傳》曰：夫心之精微，口不能言也。言之微眇，書不能文也。大旨相同。老言玄玄，莊言無無，（見《天地篇》）卽釋氏之無餘涅槃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説，蓋本此也。佛言空不空，如來藏，（猶言不二法門。）老言玄又玄，衆妙門，其指一也。

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。句爲美斯惡已；爲，猶則也。斯，猶乃也。已，猶矣也。爲美斯惡已，猶言則美乃惡矣。皆知善之。句爲善斯不善已。天下無所謂美，無所謂善，惟有一真耳。譬若女色，天下皆知美之，則女色乃惡已；譬若財貨，天下皆知善之，則財貨乃不善已。故叔向之母曰：甚美必有甚惡。（見《左氏傳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）《淮南·説山訓》曰：故有所善，則不善矣。《莊子·外物篇》曰：去善而自善矣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《淮南·天文訓》曰：天傾西北。高注云：傾，高也。《原道訓》曰：使地東南傾。（猶言地傾東南。）《高注》云傾，猶下也。故曰高下相傾。音聲相和，聲成文謂之音。前後相隨。六句言對待之理，以申明知美斯惡、知善斯不善之義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是以，推原之詞也。行不言之教，高誘注《淮南·主術訓》曰：教，令也。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作生爲就萬物説不辭、不有、不恃；就聖人説爲成也。故《晉語》曰：黍不爲黍。《韋注》云：爲成也。《淮南·本經訓》曰：五穀不爲。高注云：不爲不成也。功成而弗居。聖人無爲而治，不令而行。故萬物發動而不辭謝，生而不爲已有，成而不恃其力，是功成而不居耳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夫，音扶。是以不去，猶言故不去也。八章曰：夫唯不争，故無尤。是其證矣。

《維摩詰經》肇注云：法無美惡，虛妄分别，謂是美是惡。《文子·符言篇》纘義曰：爵高志驕，人必妬之。官大氣豪，人必

惡之。祿厚不施，人必怨之。高下相傾之道也。

歐陽修曰：　前後之相隨，長短之相形，推而廣之，萬物之理皆然也。不必更言其餘。然老子爲書，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。其於覈見人情，尤爲精爾，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。其言雖若虛無，而治人之術至矣。

《論衡·自然篇》曰：　故無爲之爲大矣，本不求功，故其功立；本不求名，故其名成。

三章

不尚賢，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如淳注曰：　不尚賢，絕聖棄知也。使民不爭。《漢書·翼奉傳》曰：　人誠鄉正，雖愚爲用，莫不各盡其能。故使民不爭。故不尚賢。賢愚竝用，莫不各盡其能。故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不見可欲二句，總括上文之意。言尚賢貴貨，使民心亂，心亂則爭盜起矣。是以至治之世，風俗齊同，不尚賢，爭怨不生；不貴貨，使民不爲盜；以不見可欲，心與神處，故不亂也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聖人之治，無爲而無不爲。虛心弱志故無爲，實腹强骨故無不爲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智者不敢爲也。常使民守真反樸，無知故無欲，無欲故無爲，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。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漠然，無爲而無不爲，澹然無治而無不治。此所謂無爲之爲、不治之治也。

墨家尚賢，君主之治。道家不尚賢，民主之治。

《莊子·庚桑楚篇》曰：　舉賢則民相軋，（爭也）任知則民相盜。故《天地篇》曰：　至德之世，不尚賢，不使能。

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：　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黜聰明。如淳曰：　知雄守雌，是去健也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，是去羨也。

《文子·上德篇》曰：　飢馬在廐，漠然無聲。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。故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《莊子·馬蹄篇》曰：　至德之世，同乎無知。其德不離，同乎無欲。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，蓋與此同。

《論衡·自然篇》曰：　蘧伯玉治衛，子貢使人問之：　何以治衛？對曰：　以不治治之。夫不治之治，無爲之道也。

四章

道盅，王本、河上本竝作沖，《說文》引作盅，當從之。而用之或不盈。或，若也。盈，充盈也，充實也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道體盅虛，而用之或若不盈。其實廣乎無不容，淵兮不可測，又似萬物之宗。宗，本也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《漢書·劉向傳》曰：　猶不能解紛。師古曰：　紛，亂也。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挫銳解紛，不自見也。和光同塵，不殊衆也。然外與物化，而內不渝其真，故曰湛兮，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道者，萬物之宗也。故曰：　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此《莊子·天地篇》所謂衆父父也。

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天地生萬物，非有心也，故曰不仁。任其自然而然，故曰以爲芻狗。蓋芻狗及其已陳，行者踐其首脊，蘇者取而爨之，而無所吝惜耳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聖人養百姓，非有私也。故曰不仁。因其自然而安之，故曰以爲芻狗。蓋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其所因也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橐籥，猶韝鞴也，冶工之器。虛而不屈，屈，讀若

拙。《荀子·禮論篇》楊注曰：屈，竭也。動而愈出。槖籥之中，空空洞洞，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。故曰虛而不屈，應物不窮。莫知其所由來，故曰動而愈出。天地之間，循自然之道，故曰其猶槖籥乎。多言數窮，數，音朔，頻也。不如守中。處静持中，得要以應衆，可以無窮要者道之要也，故不知守中而多言，則數窮矣。

莊言大仁不仁，佛言大造非造。然則天地不仁，蓋謂天地大仁耳。《莊子·天道篇》曰：天不產而萬物化，地不長而萬物育，帝王無爲而天下功。蓋與此同。《後漢書·郎顗傳》曰：天地之道，其猶鼓籥。蓋本於此。空不空，如來藏。玄又玄，衆妙門。其猶槖籥乎？

六章

谷神不死，谷神二字，不可連讀。三十九章曰：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。卽此章之義。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嚴復曰：以其虛，故曰谷。以其因應無窮，故稱神，以其不屈愈出，故曰不死。三者皆道之德也。然此猶是可名之物，故不爲根乃若其所從出者，則真不二法門也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玄牝之門，緜緜若存。天地由之以出，萬物亦由之而生，不屈愈出，故曰用之不勤。勤則勞，勞則竭。不勤乃見其自然耳。

《列子·天瑞篇》亦有此文，云出《黃帝書》。蓋黃老之言，相同正多。

七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，以其生萬物而不自生。不自生公也，無私也，此所謂不生者。能生生也。（見《列子·天瑞篇》）生生者未嘗死也。（見《淮南·精神訓》）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佛先度人，老後其身。度人卽度己，後身而身先。是惟無私者，能成其私。故《莊子·天道篇》曰：無私焉乃私也。

墨子兼愛兼利之説，列子持後處先之義，蓋本此也。堯養無告，禹愛辜人，湯武及禽獸，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。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。（見《尸子》）

八章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水性歸下，故云也。故幾於道。水任養萬物，故曰善利。處衆人之所惡，故曰不爭。故水幾於道也。《文子·自然篇》曰：江海近於道，是也。水幾於道，上善若水，則上善亦幾於道耳。居善地，水之性就下，水之行趨下，水之用潤下，上善若水，故曰居善地。善，宜也。地，底也，下也，言居宜處下也。心善淵，心宜淵静。與善仁，與人宜出於仁慈之心，非以市恩也，直愛人耳。言善信，言宜有信。政善治，爲政宜通治道。事善能，行事宜濡忍，故曰能。《説文》：忍，能也。動善時。動宜因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凡此諸善，皆與物無爭。唯其無爭，故無尤也。

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天道盈則損，侑巵盈則覆。故曰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已，損也。揣而鋭之，揣，捶也，河上注曰：鋭，利也。王弼注曰：又鋭之令利，可見王本亦作鋭。不可長保。堅則毀矣，鋭則挫矣，故曰揣而鋭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此申持盈不如其已之義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此申揣鋭不可長保之義。功遂身退，《漢書·魏相傳》顔注曰：遂，成也。天之道。急流勇退，自然之道也。古來功臣，審進退之宜，全身保名者，曾有幾人？惜乎未聞老氏之道也。

《史記·樂書》曰：滿而不損則溢，盈而不持則傾。

《荀子・宥坐篇》子路曰：敢問持滿有道乎？孔子曰：聰明聖知。守之以愚，功被天下。守之以讓，勇力撫世。守之以怯，富有四海。守之以謙，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。案挹損也，挹而損之，猶言損之又損也。孔言持滿挹而損之，老言持盈不如其已，其指一也。

《漢書・崔駰傳》：謙德之光，《周易》所美。滿溢之位，道家所戒。殆謂此也。

十章

載營魄，《漢書・五行志》曰：心之精爽，是謂魂魄。營魄，猶魂魄也。載，猶處也，言魂魄處其宅，而精神守其根也。抱一能無離乎？六字爲句。《莊子・庚桑楚篇》引老子曰：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抱一無失，即抱一無離之義，故《文子・自然篇》曰：天氣爲魂，地氣爲魄。反之，玄妙各處其宅。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乙。舊注云：魂者陽之神，魄者陰之精。魂魄是天地之至精，故曰玄妙。言人能守精神，使不離其身，乃上合夫太乙。專精積念，故能通也。專氣致柔，專氣使不亂不雜也。能嬰兒乎？專精氣而致和柔，能無嬰兒之自然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玄覽猶正覺也，正覺自得，不染一切，法一切智。滌除玄覽，即滌除其所染也。蓋有所染則蔽矣。能勿疵乎？猶言能無蔽乎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爲乎？言能垂拱無爲而化民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爲雌乎？王弼曰：開闔治亂之際也，言天下治亂之際，能雌伏而不雄飛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。故曰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無知猶言棄智也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爲成也。長而不宰，宰，主也。二章作生爲就萬物說，此章生爲長亦就萬物說。是謂玄德。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不以爲已有也。爲而不恃，不恃其力也。長而不宰，不自爲之主宰也。夫是之謂玄德。玄德者，玄妙之德也。

佛言精魂遞相離合，老言營魄抱一無離。

五十一章生而不有四句，義與此同。

十一章

三十輻共一轂，六字爲句。言車輪之輻三十，輳於一轂也。《考工記》曰：輪輻三十，以象日月。《淮南・俶真訓》曰：猶蓋之無一橑，而輪之無一輻。《主術訓》曰：是非輻湊而爲之轂。湊輳古通用。當其無，句有車之用。轂中空虛，乃能受軸，而車以之運用。故曰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爲器，埏，和也，讀若羶。埴，土也。言和土以爲陶器也。當其無，句有器之用。器中空虛，乃能受物。鑿户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句有室之用。室中空虛，乃可居人。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故有車有器有室之利，而其用乃在於無。非無之用不能成有之利，非有之利亦不能明無之用也。

《莊子・天下篇》曰：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。

十二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，故令人目盲。五音之變，不可勝聽，故令人耳聾。五味之變，不可勝嘗，故令人口爽。爽謂厲爽也。《莊子・天地篇》曰：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。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。五味濁口，使口厲爽。是其證矣。《文子・十守篇》曰：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。五音亂耳，使耳不聰。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。纘義音爽，則創即爽耳。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馳騁畋獵，則精神淫於外，行骸越於外，故令人心發狂。一見難得之貨，則爲盗之心生焉，故曰令人行防。行防猶言使行飛揚也。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。故去彼取此。聖人務内本，不逐外末，故去彼取此，彼謂目外也。末也此謂腹，内也、本也。

十三章

寵辱若驚，顧懽注云：若，而也。貴大患若身。貴，畏也。若，及也。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爲上，辱爲下。《老子平議》曰：陳景元本、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爲上，辱爲下。可據以訂諸本之譌。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。若，亦而也，言得之而驚，失之而驚。失之而驚。下有是謂寵辱若驚一句，衍文也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。爲讀去聲，下同。及吾無身，古本及作苟，故王引之曰及吾也。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爲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愛以身爲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吾所以驚寵辱、貴大患者，爲吾有心耳。若吾無心，則寵辱之來而不知驚，大患之臨而不知畏。惟得道之士，乃能無心，能無心則能無身，能無身而后能貴愛天下也。能貴愛天下，則天下亦貴愛之。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也。

十四章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河上注云：混，合也。《漢書·陳湯傳》顔注云：混，同也。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所謂無形者，一之謂也。所謂一者，無匹合於天下者也。其上不皦，皦，讀若皎明也。其下不昧。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反宗也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謂道也。是謂恍惚。是謂猶是爲也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夷希微之道，不皦不昧，繩繩無終窮，不可名言。復歸於無形之物。此所謂無狀之狀、無物之象也。若有狀有象，則爲形下之物矣。《淮南·兵略訓》曰：凡物有朕，唯道無朕，是也。恍惚謂沖漠莫朕也。沖漠莫朕，故不見首尾。《莊子·天運篇》曰：其卒無尾，其始無首。望之而不能見，逐之而不能及。蓋道無始無終，方始方終也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執古之道，以應當世之務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道紀道之綱紀也。

《列子·天瑞篇》曰：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，變而爲一。蓋本此也。《呂氏春秋·大樂篇》曰：道也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不可爲狀。有知不見之見，不聞之聞，無狀之狀者，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。至精也，不可爲形，不可爲名，彊爲之名謂之太一。

佛言無體之體，無相之相。老言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《大乘起信論》云：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非無相。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。非有無俱相。

有不易之道，無不敝之法。故執古道御今有則可，握往法治將來則不可。

十五章

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深不可識。微者不可搏，妙者不可言，玄者不可測，通者不可執。故曰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强爲之容：强讀上聲。豫焉若冬涉川，豫然不敢行，蓋其慎也。猶兮若畏四隣，猶然有所畏，不自矜也。儼兮其若容，自卑而尊人，以其謙也。渙兮若冰之將釋，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也。敦兮其若樸，不敢雕琢者，自純全也。曠兮其若谷，不敢盛盈者，以其虚也。渾兮其若濁。不敢清明者，自處濁辱也。豫焉若冬涉川七句，皆形容微妙玄通四字。蓋以深不可識，故强爲之形容耳。孰能濁以，静之徐清？此由渾而之晝。孰能安以，據《永樂大典》删久字。動之徐生？此由純而入雜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日中則移，月盈則虧，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不盈卽不欲盈也。故能敝不新成。據《永樂大典》改敝字。敝與新對文。二十二章曰：敝則新，是也。敝卽是新，故不必新成。不新成卽不欲盈耳。《韓非·解老篇》《淮南·道應訓》敝竝

作弊，弊敝古通用。王本、河上本竝訛作蔽。

《文子·道原篇》曰：其全也，敦兮其若樸，其散也。渾兮其若濁，濁而徐清，冲而徐盈，蓋本此也。嚴復曰：濁以靜之徐清，安以動之徐生。天演真相，萬化之成由此。

十六章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《文子·自然篇》曰：靜卽同虛，卽通。萬物竝作，吾以觀復。萬物竝作，吾致虛之極，守靜之篤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芸芸多貌。《莊子·在宥篇》引作萬物云云。云、芸古通用。各復歸其根。是反本也。歸根曰靜，曰猶則也下同。是謂復命。是復初也。復命曰常，復命則得常，常者道之。常也以上五句，言物理之自然。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道之常，猶言道之經也。知道之常則爲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則凶。知常容，知常則虛靜，虛靜無爲，萬物皆容，故曰知常容。容乃公，包容萬物而無所偏私，故曰容乃公。公乃王，容物而無私，則天下歸往之，故曰公乃王。《風俗通義》曰：王者，往也，爲天下所歸往也。王乃天，天下歸往之，則見其大。故曰王乃天。《廣雅》曰：天，大也。天乃道，天法道，道大天亦大也，故曰天乃道。道乃久，五十九章曰：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母，道也。故曰道乃久。没身不殆。惟能知道之常者，終身不殆。殆，危害也。

虛靜卽釋氏涅槃之義。至虛之極，守靜之篤，則入無餘涅槃。

十七章

太上，不知有之。太古之世，下民不知有其德也。其次親而譽之。上古之世，親譽其德也。其次畏之。中古之世，畏其法也。其次侮之。後古之世，侮其法也。信不足焉，就上言。有不信焉。就下言。此《莊子·達生篇》所謂二類相召也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處無爲之事，而行不言之教，故曰猶兮其貴言。姚鼐曰：貴作慎惜義。是也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之自然。是施者乾始不言所利，受者帝力何有于我哉？蓋至德之世，上如□枝，民如野鹿，渾渾爾噩噩爾。

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曰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。萬物有成理而不説，蓋貴言也。

十八章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仁義者，道之分也，卽道之德耳。故《淮南·説山訓》曰：仁義在道德之包。《莊子·馬蹄篇》曰：道德不廢，安用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僞。《漢書·公孫弘傳》曰：智者，術之原也。故智慧出，有大僞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六親和睦，則孝慈不易見。國家無事，則忠臣不易見。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，忠臣不出聖賢之下。

此章爲《莊子·駢拇篇》《荀子·性惡篇》之所本。

王守仁曰：老聃之教，以道德爲宗。孔子之經，以仁義爲本。

十九章

《永樂大典》十九章與十八章合爲一，當從之。

絶聖棄知，民利百倍。絶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絶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爲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：《莊子·駢拇釋文》曰：屬謂係屬也。係屬於自然之道也，卽下文見素抱樸、少私、寡欲云云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道之顯者曰文，卽禮樂法度教化之謂也。言聖知、仁義、巧利三者不足以爲文，焉能以治天下？故宜絶之、棄之，而反於自然之道，故曰令有所屬，是常與道同不爲物雜也。

此章爲《莊子·胠篋篇》之所本。

孟軻寡欲，（《孟子·盡心篇》）莊周少欲（《法言·問道篇》）皆就心而言。老氏無欲，就道言，亦就

心言。寡欲，則就心言，不可不察也。

二十章

絶學無憂。學謂末學也，譊譊之學也。唯之與阿，唯讀上聲。阿與呵通，皆應聲也。相去幾何？何善之與惡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衰世湊學，擢德攓性。不知原心反本，故宜絶之則無憂也。然絶學而未能反於自然之道。辟猶唯與呵，善與惡。雖非一致，相去亦不甚遠。故曰幾何若何？雖然能絶學而不循俗，人之所畏，我亦不可不畏也。荒兮其未央哉。先嘆一句，歎衆人與我相去、相反之遠也。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此爲學日益之效也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孩，小兒笑也。儽儽兮，儽儽兮喪失之貌。《淮南·俶真訓》高注曰：儽讀雷，同之雷。若無所歸。我獨澹泊無欲無爲，其兆朕不可見，如嬰兒之未能嬉笑，故儽儽兮若無所歸。此爲道日損之效也。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衆人爲學日益，故曰有餘。而我爲道日損，故曰若遺。此束上文之意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又嘆一句，沌沌兮愚貌。俗人昭昭，昭昭猶明明也。我獨昏昏。俗人察察，察察亦昭昭也。我獨悶悶。悶悶猶昧昧也。澹兮其若海，海，晦也。飂兮若無止。飂兮猶漂兮也。此二句承上我説。衆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且鄙。據傅弈本改且字，言衆人皆有爲，而我獨無知無爲也。我獨異於人而貴食食讀去聲，養也。母。人爲學而我爲道，故我獨異於人也。母即二十五章可以爲天下母之母。母者，道也。食母，猶養道也。此與五十二章守母之旨相同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、存亡、禍福、古今之道。然後知秉要執本。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攘，（攘古讓字）易之嗛嗛。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絶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案老氏絶學，謂絶去末學也。六十四章曰：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是聖人不學衆人之所學，（謂末學也）而學衆人之不學。孟堅譏之，非也。

二十一章

孔德之容，孔德，大德也。容，狀也。惟道是從。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無形之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無體之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上四句言道之容，下四句言道之精。道無形體，故曰惚兮恍兮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精，甚真有信。故曰窈兮冥兮。《莊子·大宗師篇》曰：夫道有情有信。是也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自然常在也。以閲衆甫。閲，出也。衆甫，衆父也。道出衆父，故道爲衆父父也。上言孔德，下言衆甫，衆甫即孔德也。此迴避假借之法。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？以此。衆甫之狀即孔德之容，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故以道之容而知衆甫之狀，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？以此。此謂上文之所云也。言吾所以知衆甫之狀者，以上文所云之道容耳。

《鶡冠子·夜行篇》曰：芴乎芒乎，中有象乎？芒乎芴乎，中有物乎？窅乎冥乎，中有精乎？復反無貌，致信究情，蓋本於此。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：萬物有所生，而獨知守其根。百事有所出，而獨知守其門。生亦出也。（《廣雅》云：生，出也。是其證。）又曰：萬物之總，皆閲一孔。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閲亦出也，互文耳。《俶真訓》曰：此皆生一父

母而閲一孔也，閲亦生也。（高注云：閲，總也，失之矣。）是生、出、閲、三字，互用以見義。古今注《老子》《淮南子》無慮，數十百家皆不知閲與生出同義，惜哉。

二十二章

曲則全，則猶即也，下同。枉則直，窪則盈，窪、窊古通用，不滿貌。敝則新，形下之器，無非對待。夫唯對待，故有相生相因之理，可以推求。或得母以推子，或由果以求因。故曰曲則全，猶言舉曲而得全耳。故《淮南·説林訓》曰：一節見而百節知也。曲則全四句，皆言對待之理。今舉一以賅其餘。少則得，多則惑。則猶乃也。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學問之道，貴精不貴多。故曰少則得，多則惑，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一少之極也，少則得。故可爲天下法也。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不爭即上文不自見、不自是、不自伐、不自矜也。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故明、故彰、故有功、故長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從此觀之，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非虛語也。蓋曲謂不爭也，全謂莫能與之爭也。不爭而莫能與之爭，是曲能得全也。故曰誠全而歸之。

王守仁曰：一節之知，即全體之知。全體之知，即一節之知。總是一個本體，案曲一節也。全即全體耳。

老言多則惑，莊言多則擾。蓋老莊之道貴抱一也。

二十三章

希言自然，一言以蔽道德經之要指，曰自然是已。自然，任天之説也。故飄風不終朝，從旦至食時爲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自旦至暮時爲終日。孰爲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飄風驟雨乃天地暴疾之氣，非自然也。故不可終朝終日。天地且不能違自然之道而況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。據《淮南·道應訓》删道者二字，典下文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，文法一律。德者同於德，蒙上文省從事於三字下同。失者同於失。從事猶致力也，言致力於道者與道同體，致力於德者與德同體，致力於失者與失同體。道爲上，德次之。蓋失道而後德也。道德而外，若仁，若義，若禮。自老氏視之皆謂之失。《莊子·庚桑楚篇》曰：性之動謂之爲，爲之僞謂之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。《列子·仲尼篇》曰：道不違物。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《淮南·説林訓》曰：橘柚有鄉，萑葦有叢。《莊子·漁父篇》曰：同類相從，同聲相應，固天之理也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此亦二類相召。

《論衡·寒温篇》曰：夫天道自然，自然無爲。《譴告篇》曰：黄老之家，論説天道，得其實矣。

《呂氏春秋·召類篇》曰：類同則召，氣同則合，聲比則應。故鼓宫而宫應，鼓角而角動。

《春秋繁露·同類相動篇》曰：平地注水，去燥就濕。均薪施火，去濕就燥。百物去其所與異，而從其所與同。

二十四章

企者不立，《漢書·高帝紀》顔注曰：企，謂舉足而竦身。河上本作跂，跂與企同。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河上本在作於。曰餘食贅行。行讀去聲，贅行謂行不當也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舉踵者不可久立，跨步者不可行遠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彰亦明也。自伐者無功，自大者不久，此其於道也。爲食之餘行之贅耳。

物或惡之，所以有道者不處也。

自見者不明四句，反明二十二章之義。

二十五章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道之爲物，渾渾沌沌，故曰有物混成。不知誰氏之子，象帝之先，故曰先天地生。先讀去聲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寂兮寥兮，空不真空，寂不真寂也。道無形埒故曰獨立。常住不滅，故曰不改。變動不居，故曰周行。應物無窮，故曰不殆。而天地萬物由之以出，故曰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曰猶爲也下同。强爲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曰猶則也，下同。逝曰遠，遠曰反。天地始於無名，道在天地之先，安得有名？曰道曰大，皆强立之名耳。以其爲天下母，故曰道謂萬物皆由之以出也。以其獨立，故曰大。以其周行，故曰逝曰遠。以其不改不殆，故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《春秋繁露·王道通三篇》曰：古之造文者，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。三畫者，天地與人也；而連其中者，通其道也。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，非王者孰能當是？故曰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。《文子·精誠篇纘義》曰：道、天、地、王域中之四大：道無爲故悠久，天無言故高明，地無聲故博厚，兼而有之王也。故曰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釋典如來二字，可用獨立不改周行不殆釋之。

釋氏書云：以萬法所宗，號之曰王；以能生一切，詔之曰母。

《莊子·則陽篇》少知曰：然則謂之道足乎？（謂之道猶言名之爲道。）大公調曰：不然。是故天地者，形之大者也。陰陽者，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，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。

《夢溪筆談》：太祖皇帝常問趙普曰：天下何物最大？普對曰：道理最大。上屢稱善。此爲《莊子·大宗師》篇之所本。

二十六章

重爲輕根，静爲躁君。躁動也。君主也。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。以明重爲輕根。雖有榮觀，觀讀去聲，謂宫觀也。燕處超然。燕處猶宴處也，古字通用，故黄庭堅詩云：吾人撫榮觀，宴處自超然。言宴處榮觀，漠然不厝心於其間也，此明静爲躁君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？吴澄曰：周王之乘八駿，漢帝之爲微行，以身輕天下者也。輕則失根，據《永樂大典》改根字。躁則失君。重者輕之根也，不重而輕，故曰失根。静者躁之君也，不静而躁，故曰失君。

二十七章

善行無轍迹。善言無瑕讁。善數不用籌策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《淮南·道應訓》引作關鍵，當從之。《説山訓》曰：善閉者不用關楗。晉灼注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曰：老子曰：善閉者無關楗。嚴君平曰：拆關破楗，使姦者自止。楗、鍵古通用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善行無轍迹可尋，善言無瑕疵可指，善數不用籌策，無關鍵而不可開。故爲善閉，無繩約而不可解，故爲善結。此五者皆不外依天理，循自然，即所謂襲明也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《廣雅》曰：襲因也，襲明即因明耳。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。愛猶尚也。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聖人因是因非，常善於救人救物，故無棄人棄物。此即所謂襲明者也。蓋善人爲不善人之所取法，故曰師不善人爲善人之所鑑戒。故曰資若不知擇善而從，不善而改。是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必大迷。以其不識襲明之道耳。唯能貴愛師資是謂要妙。

《莞子·樞言篇》曰：先王不約

束，不結紐。約束則解，結紐則絕。故親不在約束結紐，蓋本於此。

二十八章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《淮南·兵略訓》高注曰：谿谷爲牝，案牝靜也，下也。《呂氏春秋·音適篇》高注曰：谿虚也，故爲天下谿。謂其善下而能容也。爲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此卽反本歸根之意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爲天下式。式車式也，言其自處於下也。爲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爲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知雄而守雌，則雌非眞雌，故天下歸之。若眞雌則天下棄之。知白守黑，知榮守辱，亦此恉也。天下歸之，故曰爲天下谿。谿也谷也、式也，皆謂其善下耳。常德不相離，然後不差忒，然後乃充實。蓋義有淺深，復歸於嬰兒。嬰兒，自然之謂也。嬰兒也，無極也，大樸也，皆謂泰初之道耳。樸散則爲器，《玉篇》引老子曰：璞散則爲器，璞樸古通用。聖人用之則爲官長，樸散乃周器域之用，故曰樸散則爲器。《莊子·馬蹄篇》曰：殘樸以爲器，是也。聖人用之則爲官長，故《在宥篇》曰：而所欲官者，物之殘也。長讀上聲。故大制不割。割則澡涫散樸而道失矣。

歸有光曰：聞之老子云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此言人有勝人之德，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，德處天下之上；而禮居天下之下。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，不失其常德，而復歸於嬰兒。人已之勝心不生，則致柔之極矣。

莊貴守白老貴守黑。

始制有名，謂樸已散也。大制不割，謂樸未散也。

二十九章

將欲取天下而爲之，古本有者字。吾見其不得已。《莊子·在宥篇》曰：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故欲取天下而爲之，吾見其不可得已。已，語已詞也。天下神器，王弼注曰：神，無形無方也。器，合成也。無形以合，故謂之神器也。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天下神器也，可因而不可爲，爲則敗之；可通而不可執，執則失之。此《莊子·應帝王篇》所謂：鑿竅七日而渾沌死也。故物或行或隨，高誘注《淮南·本經訓》曰物事也。或呴或吹，據《玉篇》改呴字。或强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據河上本改載字，載安也。是以聖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連用或字，極言盛衰之無定。然盛衰之無定者物也，而盛衰之有定者理也。夫盛極必衰，故聖人不爲已甚，不敢奢侈，不敢驕泰也。

莊言天下大器，老言天下神器。

三十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凡以道佐人主者，不可以兵取强於天下。蓋用兵之地田畝荒殘而生荆棘，故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此理有固然，勢所必至，故曰其事好還。善，讀有果而已，不以取强。據唐《景龍碑》刪敢字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唐景龍碑有是字，當從之。吴澄本作是謂，亦其證也。果而勿强。兵可不用，不可不備。故善用兵者，惟以致果，不以取强。此亦知雄守雌之義耳。故果而勿矜、勿伐、勿驕。卽不得已而用兵，亦以自救，非取强也。案《老子章義》曰：物壯則老十二字衍，以在下篇《含德章》：心使氣曰强下。誦者誤入此勿强句下。姚説是也，今據刪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佳唯，古通用。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三句，當屬此章是果而勿强下。蓋二章曰：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八章曰：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十五章曰：夫唯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二十四章曰：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四十一章曰：夫唯道善貸且成。七十五

章曰：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。可見如此句法語指，皆用以收束上文。後人因下章有兵者不祥之器句，遂誤合之。

《漢書·魏相傳》曰：軍旅之後，必有凶年。言民以其愁苦之氣，傷陰陽之和也。出兵雖勝，猶有後憂，恐災害之變，因此以生。《漢書·嚴助傳》曰：兵者凶事。《主父偃傳》曰：兵者凶器也。蓋與此同。

三十一章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惔爲上。河上本作恬淡，王本作恬澹。一本又作恬淡，竝字異而實同也。勝而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君子平居則尚左，用兵則尚右。蓋兵者凶器，故曰非君子之器。即不得已而用兵，亦以恬惔爲上。雖勝而不以爲美。蓋美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。言以喪禮處之，殺人衆多，以哀悲泣之。戰勝以喪禮處之。吉事尚左。左，陽也、生也。凶事尚右。右，陰也、死也。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，謂以喪禮處之，蓋居右凶事也。殺人衆多，以哀悲泣之，是未嘗樂殺人也。戰勝以喪禮處之，是雖勝而不美也。此三者，皆申明不得已而用兵耳。

《墨子·非攻》：以攻戰爲凶。《荀子·議兵》。謂輕用兵者弱。蓋與此同。

孟子謂不嗜殺人者，能一天下。老子謂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其指一也。

《尉繚子》曰：兵者凶器也，將者死官也。蓋與此同。

三十二章

道常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則萬物將自賓。道常無名，樸亦無名，樸終不可見，故曰小。然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樸，則萬物將自賓服矣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天地亦相合和，以降甘露，百姓亦自然嚮化。故不令而自平均。天下平均，則無攻戰之亂，無殺戮之刑也。始制有名，名亦即有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不殆。據唐《景龍碑》删可以二字。始制有名謂樸已散也，樸散則名立矣。至於名亦盡有，此即化而欲作之時。《漢書·崔駰傳》所謂淳樸散離，人物錯乖。故不可不知止，知止則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此二句接上文民莫之令而自均句，言天下之歸往於道，猶川谷之歸往於江海。此所謂執大象，天下往也。

三十三章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知人未易，故曰智。自知尤難，故曰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强。勝人在力，故曰有力。自勝在道，故曰强。蓋有道則强，不道早已。知足者富，知足心常有餘，故曰富。强行者有志。勉强而行故曰有志。非有志不能强行也。不失其所者久，致力于一事而恆心，故曰久。死而不亡者壽。人生不能不死，然有不能死者未嘗死者在始可謂之壽若儒之聖賢。墨之巨子，釋之壽者，皆死而不亡者也。

老言自知者明，莊言自見者明。（見《駢拇篇》）

《吕氏春秋·先已篇》曰：故欲勝人者，必先自勝，欲知人者，必先自知。

《淮南·繆稱訓》曰：原心反性則貴矣，適情知足則富矣，明死生之分則壽矣。

三十四章

大道汜兮，汜讀若汎。其可左右。大道汜濫，無所不在，故曰大道汜兮。其可左右，可左

可右者，無所左無所右也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，是愛養萬物而不爲主。王本、河上本句首竝有有字。俞樾曰：有字疑衍案有，當是字之譌，非衍文也。蓋此束上文二句之意。故曰是愛養萬物而不爲主，是字必不可少。此與三十章是果而勿强句法正同，言萬物恃道以生而道不辭，功成而道不言，是愛養萬物而不自爲宰也。愛養猶愛育耳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。李軌注《法言孝至篇》曰：道至微妙：故曰小也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，可名於大。故道未見兆朕之時，可名於小。萬物歸之而不爲宰，又可名於大。以其終不自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所謂道，惡乎在？莊子曰：在螻蟻，在稊稗，在瓦甓，在屎溺。蓋與此同。

三十五章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大象無象之象，謂道也。言能執道，則天下歸而往之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天下歸往於道，無害而有福也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道味者，無味之味也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曰：大味必淡，是也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既。樂可比耳，餌可合口，過客皆留連而樂之。而道之出口，淡然無味，無形無聲，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人皆棄之若遺。然樂與餌不過極一時之歡娱，而道之用乃無窮竭耳。

三十六章

將欲歙之，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李賢注曰：歙斂也，案歙字亦作傓，又作噏，合也，讀若脅。《前漢書·鄒陽傳》顔師古注曰：脅翕也，謂斂也。必固張之。固故古通用，張歙猶闓闔也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强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用兵之道，欲歙固張，欲弱固强，欲廢固興，欲奪固與。此蓋欲西示東之意也。夫是之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强，魚不可脱於淵。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魚脱於淵，則爲人禽。示人利器，則反制於人。（故歐洲各國，新出軍械，不肯示人。）故不可脱於淵也，不可以示人也，此皆以柔勝剛弱勝强耳。

兵者詭道也，故五十七章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世人不察，每以陰險訾老氏，惜哉。

《淮南·兵略訓》曰：故用兵之道，示之以柔，而迎之以剛。示之以弱，而乘之以强。爲之以歙，而應之以張。將欲西而示之以東，故所鄉非所之也，所見非所謀也，舉措動静莫能識也。是謂至神。

三十七章

道常無爲，而無不爲。道任自然，故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，有爲則必有所不爲矣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侯王能守樸，萬物將自賓；能守道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知識既開，而技巧日多。澆天下之湻，析天下之樸，則欲作矣，欲作則躁擾矣。吾將以道而鎮定之，使知去末而反本也。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。無名之樸，謂道也。道常無名，而樸亦無名。道常無欲，而樸亦無欲。不欲以静，不欲亦無欲也。天下將自定。鎮之以無名之樸，亦將使之無欲而已。無欲則不擾不惑，而心自閑静。（《淮南·本經訓》曰：閑静而不躁。高注云：閑静言無欲也，不躁不躁擾也。）心卽閑静，而機械詐僞莫藏焉，天下將自定矣。（定則不擾不惑。）

《吕氏春秋·有度篇》曰：正則静，静則清明，清明則虚，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。高注云：虚者道也。道尚空虚，無爲而無不爲。

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曰：道家無爲，又曰無不爲。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（師古曰：言指趣幽遠。）

其術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。（師古曰：任自然也。）無成埶，無常形。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，故能爲萬物主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舍。（師古曰：與，起也。舍，廢也。）故曰聖人不巧，時變是守。（師古曰：無械巧之心，但順時也。）

《維摩詰經》肇注曰：然則無知而無不知，無爲而無不爲者，其惟菩提大覺之道乎？此無名之法，固非名所能名也。不知所以言，故强名曰菩提。斯無爲之道，豈可以身心而得乎？

三十八章

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爲下篇，唐玄宗謂之《德經》。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爲而無不爲，據《韓非·解老篇》改不字。下德爲之而有以爲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，上義爲之而有以爲。上禮爲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扔之。《廣雅》曰：扔，引也。《廣韻》曰：扔，强牽引也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高誘注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：大丈夫喻體道者也。居其實不居其華。處亦居也。故去彼取此。上德與德相忘，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。故曰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彶彶執德，故不失德。然既曰執德，則身與德已分離矣。故曰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爲而備，無求而得，非所作也，其所因也。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，下德爲而成之。求以得之是所作也，非所因也。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。仁者恩之效也。愛人利物，無有偏私。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。（王注曰：無以爲者，無所偏爲也。）義者事之宜也，舉措廢置，各有其宜。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。禮者實之文也，故爲之而莫之應。雖攘臂而扔之，亦何益哉？蓋道德失然後仁義立，仁義失然後禮立。是仁義禮者所以救敗，非通於治道也。夫禮，世俗之所爲也。重節文而遺精意，雕琢人性，矯拂人情。故劉安曰：禮者實之華，而僞之文也。莊周曰：禮樂偏行，則天下亂矣。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謂多識前言往行也。前言往行，是道之華，非道之實。故多識前言往行，乃棄本而逐末，相僞以亂真。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法天貴真，（《莊子·漁父篇》曰：真者精誠之至也，所以受於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）不貴禮法，不貴前識，是棄末而反本，背僞而歸真，故去薄華而取厚實焉。《文子》《上德》《下德》《上仁》《上義》《上禮》諸篇亦可參閱。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曰：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至，仁可爲也，義可虧也，禮相僞也。蓋與此同。

三十九章

昔之得一者，《莊子·天地篇》曰：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，謂之德。是以得一者，得道之一體，即所謂德耳。下文歷數泰初之得一者。

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貴。各本皆訛作貞。其致之一也，言天地、神谷、萬物、侯王，皆得道之一體，以致其清、寧、靈、盈、生、貴之德也。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將猶乃也，則也。言天得道之一體以致清。若失之，則無以清，將恐裂也。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發亦裂也。神無以靈將恐歇，歇亦竭也。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。故承上起下之詞也。此二句承上文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而來，言侯王若無以貴高，則有隕越之虞。蓋本大者根攫，山高者基扶，故知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。此亦發

明民爲邦之本、國之基耳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此其今本作非。以賤爲本邪非乎？侯王處貴高之地，而以孤寡不穀自稱，此豈非以賤爲本邪？故致數車無車。《莊子·則陽篇》曰：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，故致數車無車。不欲琭琭如玉，硌硌今本作珞。如石。《玉篇》引老子曰：琭琭如玉，硌硌如石。當從之。言就車以數之，曰輿，（所以任載。）曰輪，（所以運行。）是無車之名，而有車之用。猶若侯王自稱曰孤曰寡曰不穀，不以尊號而自貴也。故不欲琭琭如玉，以其少而貴之；硌硌如石，以其多而賤之耳。

《後漢書·朱穆傳》曰：仁義起而道德遷，禮法興而淳樸散。故道德以仁義爲薄，淳樸以禮法爲賊也。蓋與此同。

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曰：馮子以爲夫人之德，不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章懷注云：老子《道德經》之辭也，言可貴可賤，皆非道真。玉形碌碌，爲人所貴。石形落落，爲人所賤。賤既失矣，貴亦未得。言當處才不才之閒。

四十章

反者道之動。反卽二十五章逝曰遠，遠曰反之反，言反者道之流行也。弱者道之用。言柔弱者道之用也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有名萬物之母，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。道以虛無爲舍，故曰有生於無。

《文子·道原篇》曰：反者，道之常也。

四十一章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以其知之真，故行之勤也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知之未真，故將信將疑也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爲道。下士大笑，乃見道之精微要妙，故不笑不足以爲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故古之立言有云。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纇，大道坦坦，反若有纇。纇，疵也。上德若谷，德充於內，反若虛空。大白若辱，辱，汙辱也。大白若汙辱，不自彰也。《淮南·說山訓》曰：以潔白爲汙辱，是其證矣。廣德若不足，廣德猶盛德也，盛德若愚，故曰不足。建德若偷，《釋名·釋言語》曰：健，建也，能有所建爲也。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。健德若偷，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惰也。見《老子平義》。質真若渝。以其外與物化，故曰若渝。渝，變也。而內實不渝其質，故曰質真。《淮南·本經訓》曰：質真而素樸。高注云：真，不變也。大方無隅，大方，無方之方，故曰無隅。高誘注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：隅，猶方也。大器晚成，《淮南·脩務訓》曰：夫事有易成者名小，難成者名大，故大器晚成。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大音，無音之音。聽之不聞，故曰希聲。大象，無象之象，視之不見，故曰無形。蓋道穆忞隱閔，而無能名焉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言道資糧萬物，萬物以之而成也。

四十二章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道生一，則一者道之子也。既謂之一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舉其數，故曰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曰：萬物以形相生，故九竅者胎生，八竅者卵生。《楞嚴經》曰：卵惟想生，胎因情有。此言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是謂胎生、卵生二種而言也。沖氣以爲和。萬物之生背陰而面陽，沖凝二氣以爲和。故《莊子·田子方篇》曰：兩者，（陰陽）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爲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物猶事也。或益之而損。此二句申明王公稱孤寡。不穀之意：孤寡不穀諸名人之所惡，而小國之君自稱曰孤，諸侯自稱曰寡人，王自稱曰不穀。故曰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，皆謙稱也。故事或欲損之，而適足以益之；或欲益之，而乃反以損之。蓋聖人先迕而後合，眾人先合而後

迕，不可不察也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謂死於非命也。吾將以爲教父。人之所教，亦我之所教也。强梁者死兵，故曰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爲教父而戒人也。

《莊子·則陽篇》曰：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，而期曰萬物者，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。

《文子·上德篇》曰：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和居中央，是以木實生于心，草實生于莢，卵胎生于中央。蓋謂卵胎之生皆自中央之和，而成質也。

《文子·符言篇》纘義曰：嗜欲死病，利欲死刑，强梁死兵。夫三者所死不同，非命則一。

四十三章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無有者，天下之至柔也。無間者，天下之至堅也。無有入無間，即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。吾是以知治天下之道。無爲之有益，蓋無爲者治之常也。不言之教，懷道而不言。無爲之益，循自然之道故無爲。天下希及之。疾世主不知不言之教，無爲之益。故曰天下希及之，蓋歎息之也。

老言無有人無間，莊言無厚人有間，皆微言也。

《呂氏春秋·精諭篇》曰：至言無言，至爲無爲。

四十四章

名與身孰親？《莊子·齊物論篇》曰：百體、九竅、六藏，賅而存焉，吾誰與爲親？則身者生之舍也，直寄焉耳。故名親於身。名常名也，不去之名也。身與貨孰多？《孟子·盡心篇》曰：萬物皆備於我。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：身得則萬物備矣，故身多於貨。得與亡孰病？《莊子·秋水篇》曰：至德不得。《天下篇》曰：得焉者失。是無得亦無失，多得必多失。故得病於亡，病不利也。下文即申明此意。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是故愛愈大費亦愈大，故曰甚愛必大費。藏愈多亡亦愈多，故曰多藏必厚亡。惟知足知止，則不至甚愛多藏，故不辱不殆。辱殆則不可以長久矣。

天下大利也，比之身則小，身貴於天下也。身之重也，比之義則輕，義重於身也。（見《淮南·泰族訓》）大指與此相仿。

《呂氏春秋·侈樂篇》：世之人主，多以珠玉戈劍爲寶，愈多而民愈怨，國愈危，身愈危累。高注云：老子曰：多藏厚亡，故曰愈危累。

四十五章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盅，今本作沖，虛也。其用不窮。若缺非真缺也，若盅非真盅也。故其用不弊不窮。以其不弊，故曰大成，不窮故曰大盈。大直若屈。大巧若拙。大辯若訥。直而不肆，（見五十八章）故曰若屈。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，（見《莊子·天道篇》）故曰若拙。大辯不言，（見《齊物論篇》）故曰若訥。三句若字，亦當細玩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爲天下正。躁能勝寒，靜能勝熱，皆心使之然也。吾是以知清靜無爲（清以養心，靜以息機。）可正天下。（爲天下正者可正天下也。）

《文子·道原篇》曰：清靜者，德之至也。柔弱者，道之用也。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祖也。

四十六章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糞謂糞田疇也，引卻走馬以糞田疇，蓋示弗用兵也。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却走馬示不復用，是也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四郊多壘，蓋由於利土地而貪寶

賂，是不知足也。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人不知足，而貪得之心生焉，故禍莫大焉，咎莫大焉。蓋足無止境，所以不可不知足也。不知足則一生無厭足之時。知足之足在心而不在境，境雖無盡而心常有餘也。

四十七章

不出户，知天下。《尸子》曰：知反之於已者也。不闚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出謂外窮耳目也。其知彌少。蓋精神不可外淫，形骸不可外越也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，皆由理而推之。理具於心而應諸外，故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闚牖而見天道。若不知集虛待物，而欲外窮耳目之所及，則出彌遠而知彌少。蓋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，或守之於形骸之内而無不見也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所知者至，不見而名；所名者衆，不爲而成；所成者大，此皆得道之宗以應無窮已。

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，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。（見《淮南·説山訓》）此由近以知遠也。

四十八章

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學求博大，故曰日益。道求微妙，故曰日損。非學之博大不能見道之微妙。故曰：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此子母句也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。損謂損道之華也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，謂華去而樸全也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一本上有故字。及其有事，王引之曰：及若也。不足以取天下。無事無爲也，有事有爲也。言聖人之治，以無爲爲常。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，故曰：取天下常以無事。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，故曰：不足以取天下。

《荀悦申鑒·時事篇》曰：道雖要也，（要，約也。）非博無以通矣。故日益所以爲日損也。《中庸》曰：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亦謂道問學。致廣大，所以尊德性而盡精微也。

四十九章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爲心。聖人無成心，因百姓之所利而利之，之所便而便之。故曰以百姓心爲心。此《筦子·君臣篇》所謂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也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一本德作得，古字通用。《釋名》曰：德得也。德善謂得一善人也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百姓之善者，吾因而善之，其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使其化於善也，則得一善人矣。百姓之信者，吾因而信之，其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，使其化於信也，又得一信人矣。蓋聖人常循襲明之道，故無棄人也。聖人在天下歙歙焉，歙讀若翕，歙歙焉舒緩之貌。爲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河上本有此句，王本當誤脱。蓋注文有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句，是其證也。聖人皆孩之。聖人之於天下也，歙歙焉，未有成心。因應變化，無適無莫，故曰爲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耳目於聖人，而聖人皆孩之也。

老言無常心，莊言得常心。（見《德充符篇》）無常心者，以百姓之心爲心。得常心者，以天地之心爲心耳。

五十章

出生入死。人能清静，不爲情欲所累，是出生也。若爲情欲所溺，是入死耳。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佛言何以故，老言夫何故，皆問辭也。以其生生之厚。人之求生而反動之死地者，亦十分之三。何也？蓋以生生之厚耳。生生之厚，猶言求生之厚也。故七十五章曰：以其求生之厚。《淮南·精神訓》引作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投亦措也，互文耳。兵無所容其刃。兵械也，戎器也。俞樾曰：容，用也。夫

何故？以其無死也。蓋聞善養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兕虎無所措其角爪，入軍不避甲兵，刀兵亦無所用其鋒刃。此何故也？蓋不以生爲生，故無死耳。

《漢書・司馬遷傳》曰：虛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綱也。

吳澄曰：十類之中，生之徒有其三，死之徒有其三，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。則其爲九矣九之外有其一，太上真人也。

《莊子・大宗師篇》曰：古之真人，不知説生，不知惡死，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。倏然而往，倏然而來而已矣。

佛言無生，（見《楞嚴經》）老言無死。無生所以無死也。有生死者身也，無生死者性也。釋氏之不死，老氏之無死，皆指性言。世人不察，謂釋老皆言身可長生不死，不知形氣之合，無不毀壞者也。

五十一章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莫之命而常自然。王本上有夫字。

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，育亦長也。亭之、毒之，言化育之也。養之、覆之。養愛養也，覆并覆也。長之育之三句，只就德説。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天地之道以德爲主，道爲之命。（道生爲命，德畜爲主。）故曰道生之，德畜之。生之、畜之，萬物以形，故曰物形之。有圓有方，有長有短，故曰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者，物之所從出也，故尊之。德者，物之所由得也，故貴之。夫道之尊，自尊也。德之貴，自貴也。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、亭之、毒之、養之、覆之，自當歸功於道德也。

血脈之《論衡・道虛篇》曰：有類，無不有生，生無不死，以其生故知其死也。天地不生故不死，陰陽不生故不死。死者生之效，生者死之驗也。

《莞子・心術篇》曰：虛無無形謂之道，化育萬物謂之德。

五十二章

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。天下有始，謂道也。道生萬物，故曰以爲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母本也、道也。子末也、萬物也。因本以知末，故曰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世人皆舍本而逐末，卒至離道以危身。老氏之道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貴反本也。反本故終身不殆。塞其兑，韻會曰：兑，穴也。俞樾曰：兑當讀爲穴，是也。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萬物之總，皆閲一孔。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故宜塞之閉之。開其兑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塞兑閉門，是遏情閉欲以自防也。此《莊子・天運篇》所謂塗郤守神，故曰終身不勤。若開兑而濟事，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，自不能禁其野心，故曰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曰猶則也，下同。守柔曰强。能見道之微妙則爲明，知雄而守雌則爲强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無遺身殃，遺讀去聲。高誘注《吕氏春秋・孟春紀》曰：殃咎也。《漢書・東方朔傳》贊曰：首陽爲拙，柱下爲工。殆爲此也。是爲襲常。明大明也，光即大明之光耳。光爲用而明爲體，用光故能見小，見小則明。歸明故能守柔，守柔則强。用光歸明，即知子守母之道，故無遺患，是爲襲常。襲常者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也。

《列子・黄帝篇》：粥子曰：欲剛必以柔守之，欲彊必以弱保之。積於柔必剛，積於弱必彊。觀其所積，以知禍福之鄉。

五十三章

使我介然有知，介猶特也。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言若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

唯入邪途是畏。蓋以邪行爲正道之障也。《史記·賈誼傳》庚子日施兮。《漢書》作日斜。施與斜古通用，施與邪古亦通用。大道甚夷，《漢書·匈奴傳》顔注曰：夷，平也，古本夷作侇。而民好徑。徑而不道，是舍正路而弗由也，冥行而已矣。朝甚除，除埽除也。田甚蕪，倉甚虚，田甚蕪二句，襯託朝甚除句，愈見上之奢忲。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厭饜古通用。財貨有餘，是謂盗夸。《韓非·解老篇》作盗竽。非道也哉。世主治宫室，飾臺榭，以致田野荒蕪，倉廪空虚，而不憫恤，唯知尚服飾，帶利劍，饜酒食，聚斂財貨。是涸漁其下，以適無極之欲，故曰是謂盗夸，非道也哉。蓋傷痛世主之多欲也。

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曰：靡麗爲右，奢侈爲務，盡狗馬之樂，極耳目之欲，是乃國家之大賊。

五十四章

善建者不拔，《淮南·主術訓》高注曰：言建之無形也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顔注曰：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。善抱者不脱，善抱猶善持也、善守也。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不拔者謂之善建，不脱者謂之善抱。故子孫祭祀奕世不輟，亦以此善建、善抱之道也。河上本無以字，當誤脱也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豊。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以其德内修，不假外求，故曰真。由身及家，其德乃餘。以有緒餘，始能及人也。由家及鄉，其德乃長，謂由家引而長之也。由鄉及國，其德乃豊，豊大也。由國以及天下，其德乃普普徧也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一人修身，他人相觀而善，故曰以身觀身。推之於家於鄉於國於天下，莫不皆然。吾是以知治天下以修身爲本。蓋天下者，身之積也。

《吕氏春秋·貴生篇》曰：道之真以持身，其緒餘以爲國家。

《吕氏春秋·先已篇》曰：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，治其身而天下治。（詹何曰：未聞身治而國亂，身亂而國治者。此之謂也。）故爲國家者，爲之堂上而已矣。

五十五章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劉奉世注《漢書·賈誼傳》曰：嬰兒體色赤，故曰赤子耳。毒蟲不螫，據河上本改毒蟲二字，毒蟲卽謂蠭蠆蝮蛇之屬，故曰不螫。高誘注《淮南·俶真訓》曰：螫讀解釋之釋。《抱朴子·詰鮑篇》曰：蜂蠆挾毒以衛身，挾毒謂挾螫毒也。猛獸不據，以爪按拏曰據。攫鳥不搏。以翼擊之曰搏，讀若博。言人含德之厚者，比諸赤子，無心害物，故毒蟲、猛獸、攫鳥亦無有相害之心也。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曰：聖人處物不傷物，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握卷手也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《説文》曰：朘赤子陰也。《廣韻》謂峻與朘同，見《老子》。卽指此章而言。河上本正作峻，王本誤作全。今據以訂正。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嗄，號讀平聲，嗄啞也。傅奕本作歖，《玉篇》引作嗄，嗄歖嗄同一實也。和之至也。赤子以筋骨柔弱，故兩手固握而不舒，未知男女交媾之道，而陰亦有時動作，由精充之所致。（《吕氏春秋·下賢篇》：精充天地而不竭，神覆宇宙而無望。）故曰精之至也，終日呱呱而泣，而嗌不嗄蓋任，聲之自出也。故曰和之至也。此皆自然而然，非勉强而致之耳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和謂天地之至和也。知和以守其常，常者道之常也。知常以明其分。此皆循自然已。益生曰祥，祥凶也妖也。心使氣曰强。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。不道早已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，（見《莊子·德充符篇》）益生則傷，心宜虚弱，使氣則强。物不可壯，壯則老。此皆反其自然。故謂之不道，不道早亡。不道猶言違自然之道也。

五十六章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道不可言，言則

非也。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夫知言者，不以言言也。故《莊子・列御寇篇》曰：知道易，勿言難。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。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也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鋭，解其分，顧懽本作忿，分忿古通用。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塞穴閉門者，塗隙守神也。挫鋭解忿者，齊物論也。和光同塵者，道貴從凡也。夫是之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可得而親，則可得而疏。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也。餘例此。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故爲天下貴。玄同不可得而親疏，而利害，而貴賤者，所以貴於天下也。

佛言真如，老言玄同。大乘不可得而有，不可得而無。（《維摩經》注云）玄同不可得而親疏，不可得而利害，不可得而貴賤。

五十七章

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上多忌諱，民畏避不敢犯觸，則廢業多，故彌貧也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昬。民多利器，以爲盜資，故國家滋昬。滋亦彌也，昬亂也。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民尚道德，不貴技巧，蓋技巧多，則環異奇物不可勝計也。法令滋彰，《史記・酷吏傳》引作章，《漢書》同。盜賊多有。法令者，治之具而非制治，清濁之源也，故法令彌彰，適足以爲盜法賊民之資。此四者皆舍本以事末，故欲益之，適足以損之。欲利之，適足以害之也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爲而民自化，言民自嚮化，何須法令？我好静而民自正，言民自平正，何須利器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言上無忌諱，則民不至觸法而廢業，故自富足也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言民自素樸，故不尚技巧，無爲好静無事無欲者，皆崇本以抑末，通於治道者也。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《老子平議》曰：此數句當屬上章，今誤合之。案此數句不類章首句法。（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是章末句法。）故曰當屬上章，然此與上章義不相屬，余以爲當移於我無欲而民自樸下。蓋以正治國二句是襯，以無事取天下句是主。言因上文聖人云：我無爲而民自化云云。吾所以知以無事取天下也，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

《漢書・曹參傳》曰：其治要用黄老術。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。參去，屬其後相曰：以齊獄市爲寄，慎勿擾也。此即清静無爲而民自化、自正之旨。故治大國，若烹小鮮，勿撓而已。

五十八章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。河上本作醇醇，《淮南・道應訓》引作純純，竝字異而實同也。其政察察，以苛爲察，以察爲明。其民缺缺。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孰知其極？言禍福相倚伏，非聖神莫能言也。其無正邪？據《老子章義》增邪字。正復爲奇，善復爲妖。河上本作訞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《莊子・在宥釋文》：劌居衛反，司馬云傷也。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《莊子・刻意篇》：光矣而不耀，耀燿古通用。言其政昧昧，則民醇樸。其政昭昭，則民澆漓。譬猶禍福之相倚相伏也，不可紀極。夫若然者，豈無可正？然正復爲奇，善復爲妖，亦相倚相伏。世人迷惑固久，不知利害同門。禍福相鄰也。四十一章曰：大方無隅。故聖人方而不割，割則損也，損則有廉隅矣。《莊子・齊物論篇》曰：大廉不嗛，故聖人廉而不劌，劌者傷也。《在宥篇》曰：廉劌彫琢，是也。四十五章曰：大直若屈，故聖人直而不肆，肆則不屈矣。四十一章曰：明道若昧，故聖人光而不燿。《漢書・司馬遷傳》曰：光燿天下，復反無名，是也。此皆崇本而抑末，可解世人之迷惑耳。

《漢書・賈誼傳》曰：憂喜聚門，吉凶同域。師古曰：言禍福相

因，吉凶不定。《吕氏春秋·制樂篇》曰：故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聖人所獨見，衆人焉知其極。高注云：極猶終也。

五十九章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潔滌以享上帝，儉節以示下民。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唯嗇是謂早服。儉嗇幾於道，故曰早服。早服猶早復也，故吴澄本作早復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則無不克。《法言·問神篇》曰：勝己之私，謂之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言莫知德之窮極也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母道也，言得治國之道則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柢，河上本作蒂，案字亦作蒂。長生久視之道。《吕氏春秋·重己篇》曰：莫不欲長生久視。高注云：視活也。

老氏尚儉嗇，故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：生熟不盡於前，而積斂無遺？老子不應。（見《莊子·天道篇》）蓋知其譏刺也。

六十章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天道無爲，聽恣其性。故放魚於川，縱獸於山，從其性命之欲也。夫百姓魚獸之類也，上德治之若烹小鮮。與天地同操也。（見《論衡·自然篇》）故治大國若烹小鮮，勿撓而已。（見《文子·道德篇》）以道𨽻天下，《淮南·俶真訓》高注引作𨽻，當從之。其鬼不神。言以道德臨蒞天下，則鬼不靈。不靈猶言不祟也。《莊子·天道篇》曰：其鬼不祟。祟，禍也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鬼之所以不祟者，以其神不傷人也。神之所以不傷人者，以聖人亦不傷人也。聖神俱不傷人，則德交相歸焉。

《論衡·知實篇》：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，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。

六十一章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交猶會也。王注曰天下所歸會也。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爲下。江海下流，百谷歸之。大國下流，天下歸之。故能成其王。爲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。牝雌也，靜也。牡雄也，躁也。靜爲躁君，故曰牝常以靜勝牡。以其安靜處下，故曰以靜爲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以大國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，故曰或下以取。以小國下大國，則取於大國，故曰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夫兩者各得其所欲。夫兩者猶言此兩者也。大者宜爲下。大國不過欲并小國而畜之，小國不過欲附大國而事之，大之畜小小之事大，兩者各得其所欲，則大國宜善下焉。

《莞子·心術篇》曰：人主者立於陰，陰者靜，故曰動則失位。（案此二十六章所謂躁則失君。）陰則能制陽矣，靜則能制動矣。故曰靜乃自得。

六十二章

道者，萬物之奧。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道爲萬物之奧藏，無所不容。故爲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，保依也。善言可以市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據《淮南·人間訓》增美字，與上文一律。美言盜道之言也，故可以取榮利。美行盜道之行也，故可以立異於人。此證道爲不善人之所保耳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置亦立也。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拱璧，大璧即拱璧耳。不如坐進此道。聖人常善救人，則不善之人，亦無所棄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務以道化之，使其日遷善而遠辠也。雖有拱璧先駟馬而至，猶不如坐進此道。此道者何？萬物之奧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

何？一本有也字。不曰曰以也，不曰猶言，豈不以也？求以得有罪以免邪？故爲天下貴。《老子平議》曰：樾謹按唐《景龍碑》及傅奕本竝作求以得，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，當從之，俞説是也。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？豈不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？求以得，故爲善人之所寶，有罪以免，故爲不善人之所保，此所以爲天下貴也。

《莞子·君臣篇》曰：道也者，萬物之要也。

《隋書經·籍志》曰：道者盖爲萬物之奥，聖人之至賾也。

六十三章

爲無爲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爲無爲之爲，事無事之事，味無味之味。謂恬惔無欲，不慕榮利，潛心道味也。大小多少，《老子章義》曰：大小多少，下有脱字，不可强解。案《莊子·天下篇》曰：小大精粗，句法正相同，當無脱字。報怨以德。言不計怨之大小多少皆報之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爲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欲謀天下之難事，必先謀其易者。爲天下之大事，必先爲其細者。故曰圖難於其易，爲大於其細。蓋事之易者細者，人多忽之，而不知慎其始也。是以聖人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聖人終不自大，故天下歸之。是終不爲大者，正以成其大也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凡人輕於然諾者，必難踐言，故曰輕諾必寡信。事之視太易者，爲之必甚難，故曰多易必多難。此亦不知慎始也，故聖人出言不敢輕諾，視事不敢太易。故曰聖人猶難之，夫唯知難慎始，所以終無難事也。

尸子曰：夫龍門，魚之難也。太行，牛之難也。以德報怨，人之難也。

六十四章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泮，散也，解也。其微易散。勢未危則易持，事未見兆朕則易謀，體未堅則易解，形未昭著則易散。爲之於未有，謂未兆與微也。治之於未亂。謂安與脆也，此兩句總括上文之義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由小而成大。九成之臺，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高注云：成猶重也。起於累土。自卑而至高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從近而及遠，此六句言慎始守微之道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道任自然，不可爲也，爲則敗之。道本無形，不可執也，執則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聖人循自然之道，無爲無執，故無敗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事敗垂成，盖不知慎終也。若能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復猶復補也。《莊子·德充符篇》曰：夫無趾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是也。衆人猶凡人也。《淮南·脩務訓》高注曰：衆凡也，又曰過非也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。難得之貨，人之所欲也。聖人欲人之所不欲，故不貴，貴則争盜起矣。衆人學智巧之術，是離本就末，故曰過。聖人學自然之道，以復補衆人之所過，使去末而反本也。夫聖人欲人所不欲，學人所不學者，以輔助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。《論衡·自然篇》曰：然雖自然，一須有爲輔助，是也。

六十五章

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智慧者，大僞也。是以古之善爲道者，不以巧詐教民，故曰非以明民。恐其化而欲作，亦將使之還淳反樸，故曰將以愚之。此與嬴秦以愚黔首之術，不可同日而語也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賊害也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盖民之難治，以其飾智以欺人，設詐以攻上也。民既不可飾智設詐，則上亦不可飾智設詐以治國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害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《文子·下德篇》曰：故爲治者，知不與焉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楷式猶法式也，故《廣雅》曰：楷式也。《淮南·主術訓》曰：是故

人主之立法，先自爲檢式儀表。檢式亦法式也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言棄詐僞而任自然，卽治國之楷式也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玄德者，玄妙之德也。幽深謂之玄，精微謂之妙。故曰：玄德深矣遠矣，非常智所可及。故以爲與物相反，不知相反乃相成也，辟猶水火，相滅亦相生也。故曰然後乃至大順。《莊子·天地篇》曰：是謂玄德，同乎大順。是也。

六十六章

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。江海能下百谷，百谷皆往歸之，故江海能爲百谷之王。《漢書·刑法志》曰：歸而往之，是爲王矣。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。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江海能下以成其大，窊下以成其廣。故爲民上者，當法江海，是以欲上於民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於民必以身後之。《淮南·説山訓》曰：夫惟能下之，是以能上之。《法言·寡見篇》曰：自後者人先之，自下者人高之。誠哉是言也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聖人下人後身，故居民之上，而民弗重也。居民之前，而民弗害也。重，累也，害，妨也。是以樂推而不厭。《淮南·主術訓》高注曰：推，奉也，言百姓載之上而弗重，錯之前而弗害。故樂推而不厭，厭則重矣害矣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以其無爭於天下，故天下亦莫能與之爭也。《莊子·天下篇》曰：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。

六十七章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牟而難知，妙而難見。（《吕氏春秋·謹聽篇》高注云：牟猶大也。）故曰似不肖。夫唯大故似不肖。若肖，方言曰：凡言相類者亦謂之肖。久矣其細也夫。天下之人，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不肖猶言不可比擬也。唯其不可比擬，正見其道之大。若可比擬，其爲細德也久矣。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：蓋恐失也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。慈以存心，故能愛民。能愛民則能節用，能節用而愛民，則處事必能退讓。故不敢爲天下先。三寶一以貫之也。慈故能勇，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故曰慈故能勇。儉故能廣，人能節儉，則有羨餘以濟衆，故曰儉故能廣。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爲成器長。《老子平議》曰：故能下有爲字，當從之。成器大器謂天下也。言欲行柔道，不敢爲天下先，天下歸之，天下遺之，故能爲天下長也。有此三寶，故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也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且猶而也，言今舍慈而言勇，舍儉而取奢，舍後而爭先，此皆背本而趨末，速亡之道也，故曰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夫上慈於民，民亦樂爲之用，故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然不獨人心附之，天心亦將救之，以其有仁慈之心而府佑耳。

《莊子·天下篇》曰：未常先人而常隨人。

六十八章

善爲士者不武，言不右武也。善戰者不怒，《文子·上德篇》曰：善用兵者蓄其怒。《上仁篇》曰：不怒而威，是也。善勝敵者不與，不與謂不與爭也。七十二章曰：不爭而善勝。是也。善用人者爲之下。唯能下人則必得人心，得人心則人樂爲之用。故曰善用人者爲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今本有古字。俞樾曰：疑古字衍文也。之極。不武不怒不與，是謂不爭之德。爲之下，是謂用人之力。既能不爭，又能用人，此與天地合其德，故曰配天之極。

六十九章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，擧兵爲主，應兵爲客。《漢書·魏相傳》曰：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，謂之應兵。《兵應者勝》不敢進寸而退尺。《兵法》有言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者，謂兵不可輕擧也；不敢進寸而退尺者，謂兵不可輕進也。故《淮南·要略》曰：兵略者，操持

後之論也。是謂行無行，行音杭。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。無行之行，謂行列也。言未嘗成行，攘臂、扔敵、執兵也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敵幾喪吾寶。蓋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之土地與人民也。故抗兵相加，抗兵猶偁兵也，舉兵也。哀者勝矣。兵之所以勝者，以其有必死之心也，故抗兵相，加哀者勝矣。

七十章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君主也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曰：老聃有遺言：貴知我者希。師古曰：老子《德經》云：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此可證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，乃子母句也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吾言平平耳甚易知、甚易行。世人多蔽，莫之能知，莫之能行。蓋言有宗，事有主，宗主皆本也。唯不知言事之所本，是以不我知也。然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故聖人被褐懷玉而不求知於世也。

七十一章

知不知，上。不知知，病。知之以爲不知，道之上也。不知自以爲知，學之病也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人知以病爲病，則不敢强不知以爲知。又何病之有？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此與七十五章民之饑九句文法相似，言聖人所以不病者，以病爲病，故不病也。

《吕氏春秋·謹聽篇》曰：不知則問，不能則學，不知而自以爲知，百禍之宗也。

《文子·符言篇》曰：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，惟聖人知病之爲利，利之爲病。

七十二章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人之作姦犯科，亡所忌憚，則國法天誅必隨其後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大威至則無所容身，是狹其所居，性命不保，是厭其所生。故自愛之人，兢兢守道，是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夫唯不厭其所生，則天下亦莫之厭也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音現。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聖人深藏若虛，故不自見；卑弱自持，故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，彼謂自見自貴也。此謂自知、自愛也。自知，明之至也。自愛，仁之至也。

七十三章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以勇爲勇則死，以不勇爲勇則活。（《淮南·道應訓》曰：大勇反爲不勇耳。）或勇而死，或勇而活。此兩者利害不同，而其爲勇則一，則天惡勇敢，從可識矣。然所以惡勇敢之故，又無人能言，是以聖人猶見其難己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繟然而善謀。天唯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故曰善勝。天何言哉？福善禍淫，毫釐不爽。故曰善應。萬物歸根復命，故曰不召而自來。優游而能化，寬綽而廣應。故曰繟然而善謀。繟然寬綽貌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此二語足上文之意，疏謂不爭、不言、不召，繟然，不失謂善勝、善應、自來、善謀也。

或曰：知其且赦也，而多殺人。或曰：知其且赦也，而多活人。其望赦同，所利害異。故或吹火而然，或吹火而滅，所以吹者異也。（見《淮南·説山訓》）

《論衡·初稟篇》曰：人徒不召而至，瑞物不招而來。黯然偕合，自然道也。

七十四章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爲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《法言·先知篇》曰：如有犯法，則司獄在。司殺即司獄耳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

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民趨利欲，雖死不畏。當以道德導之，不可任刑法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爲奇衺之事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又孰敢然？然常有司獄主殺，吾不得越俎而代之也。代司獄主殺，是謂代大匠斲木也。代大匠斲木而不傷其手者鮮矣。蓋傷世主以刑齊民，而不知以德導民也。

七十五章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謂貪榮利也。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。民之饑也，以上哀斂無厭，是以饑耳。民之所以難治者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故難治也。民之所以輕死者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故輕死也。夫唯無以生爲者，省嗜欲，去好憎，則脩得生矣。是勝於生生之厚也，故曰是賢於貴生。

七十六章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强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皆就形體言。故堅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言堅强者與死爲徒，柔弱者與生爲徒。故舌之存也，以其柔。齒之亡也，以其剛。是以兵强則不勝，木强則折。王本、河上本竝訛作兵。《老子·平議》曰：《列子·黄帝篇》引老聃曰：兵强則滅，木强則折。卽此章之文，可據以訂正。俞説是也。强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木之本在下，故曰强大處下。枝葉在上，故曰柔弱處上。推之天下事物，莫不盡然。

七十七章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？張弓或推或輓，勢若相反。相反所以相成，故曰天道猶張弓也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。此二句就張弓言。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此二句就天道言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天之道，哀多而益寡也。人之道則不然，然如是也。損不足以奉有餘。人之道與天之道相背。孰能有餘以奉天？下唯有道者。言唯有道者，乃能有餘以奉天下也。是以聖人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處居也。其不欲見賢。聖人爲而不恃其力，功成而不居其名。蓋不欲示賢於天下也。

七十八章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。其無以易之。水者，天下至柔弱之物也，而攻堅强者又莫過於水。潰隄鑽石，是其例也且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强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泰山之霤穿石，單極之絖斷幹。（幹井幹也。）是柔弱能勝剛强，天下莫不知，但莫能行。蓋人皆不肯自處於柔弱耳。是以聖人云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是謂亦是爲也。受國不祥，是爲天下王。故聖人云：能受國之垢，是爲一國主；能受國不祥，是爲天下王。猶之江海善下，能爲百川百谷之王也。正言若反。一部《道德經》皆正言若反，故特揭櫫於此。

《東坡易傳》曰：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，維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。不以力争故柔外，而以心通故剛中。楚莊王君臣争以過爲在己，是能受國之垢。宋景公不肯以熒惑之禍，移之於相於民於歲，是能受國不祥。（詳見《淮南·道應訓》）《吕氏春秋·似順論》曰：事多似倒而順，多似順而倒。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，則可與言化矣。（高注云：倒逆也，化道也。）至長反短，至短反長，天之道也。

七十九章

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必尚也。安可以爲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和大怨而未能使之釋然者，以其不善於排解也。夫

大怨之生，或以言語，或以忮求，故聖人但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左契卽左券耳，券分左右。各執其一以爲信也。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《論說·顔淵篇》曰：盍徹乎？先大父曰：按照一井收成十分，取一分歸公，各叫做徹。取通融均平意思。（見《論説話解》）則徹者賦税也，言有德者執券契而不責於人，無德者如行徹法，以剥取於民也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天道無私，常與善人。有德司徹卽善人耳。

老言天道無親，莊言至仁無親。（《天運篇》）則天道至仁也，無親猶言無私親耳。

八十章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言其近也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上古之世，國小民寡。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懷土重死而不遠徙。既無行役，舟車無所乘之。又無戰鬭，甲兵無所陳之。民復結繩而用，足以記事已耳。自甘其食，自美其服，自安其居，自樂其俗，仿佛桃源之邑人也。故比鄰之竟，雖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蓋自有餘樂而無求於外也。若此之時，則至治已。

《論衡·説日篇》：古者質朴，鄰國接境，鷄犬之聲相聞，終身不相往來焉。

八十一章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由衷之言，信也，非美也。故曰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口辯辭給，佞也，非善也。故曰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曰：博之不必知，辯之不必慧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爲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。聖人不聚不斂，以其無私也，爲人卽爲己也。故曰既以爲人己愈有。與人卽與己也，故曰既以與人己愈多。蓋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，譬若積薪然，後者居上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爲而不争。天之道，因所利而利，故不害。聖人之道爲無爲之爲，故不争也。

《文心雕龍·情采篇》曰：老子疾僞，故稱美言不信。

老子大義

（一）自然。一言以蔽五千餘言之要指，曰自然是已。二十五章曰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二十三章曰：希言自然。故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五十五章曰：不道早已。不道，猶言違自然之道也。又曰：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嗄，和之至也。此皆自然而然，非勉强而致之耳。十章曰：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言專精氣而致和柔，能如嬰兒之自然乎？二十八章：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嬰兒，自然之謂也。二十七章曰：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讁，善數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此五者皆不外依天理，循自然，卽所謂襲明也。襲明者，因明也。襲常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也。五十二章：是爲襲常。五章曰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嚴復曰：天演開宗語。聖人

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蓋先生之法，非所作也，其所因也。四十九章曰：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爲心。蓋謂聖人無成心，因百姓之所利而利之，之所便而便之。十七章曰：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（二）無爲。六十章曰：治大國，若烹小鮮，勿撓而已。六十四章曰：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。自然，任天之説也，放任主義。故無爲。四十三章曰：不言之教，無爲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四十八章曰：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二十九章曰：將欲取天下而爲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爲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六十四章。七十五章曰：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五十七章曰：故聖人云：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十八章曰：智慧出，有大僞。六十五章曰：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十九章曰：絶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絶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絶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是以無知故無欲，無欲故無爲，無爲則不爭。七十三章曰：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二十二章。八十一章曰：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。爲無爲之爲，故不爭，不爭則善下持後。八章曰：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六十六章曰：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六十一章曰：大國者下流。水下流不爭先，《淮南·原道訓》云。則大國宜爲下焉。二十八章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謂其善下而能容也。六十八章曰：善用人者爲之下。六十七章曰：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爲成器長。成器，大器，謂天下也。六十九章曰：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蓋兵略者，操持後之論也。

（三）無爲而無不爲。四十八章曰：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至於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。三十七章曰：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。蓋道任自然，故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，有無爲則必有所不爲矣。一部《道德經》，大抵皆正言若反。七十八章二章曰：天下皆知美之。句爲美斯惡已；皆知善之。句爲善斯不善已。七章曰：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二十二章曰：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。四十一章曰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。四十五章曰：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八十一章曰：聖人不積，既以爲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六十五章曰：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七十七章曰：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？張弓，或推或輓，勢若相反，相反所以相成。故曰：天道猶張弓也。三章曰：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漠然無爲而無不爲，澹然無治而無不治，此所謂無爲之爲，不治之治也。《淮南·原道訓》曰：所謂無爲者，不先物爲也。所謂無不爲者，因物之所爲也。《文子·道原篇》曰：無

治者，不易自然也。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嚴復曰：《道德經》是言治之書。然孟德斯鳩《法意》中言民主用道德，君主則用禮，至於專制乃用刑。中國未嘗有民主之制也，雖老子亦不能爲未見其物之思想，於是道德之治，亦於君主中求之，不能得，乃游心於黄農以上，意以爲太古有之。蓋太古君不甚尊，民不甚賤，事與民主本爲近也。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國寡民之説。夫甘食美服，安居樂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相聞，民老死不相往來，如是之世，正孟德斯鳩《法意》篇中所指爲民主之真相也。世有善讀二書者，必將以我爲知言矣。嗚呼！老子者，民主之治之所用也。

民國七年十月七閩陳登澥識
於獨卧樓

（陳杰點校）